



普希金著

外国文学
小丛书

WAIGUOWENXUE XIAOCONGSHU

村姑小姐

外国文学小丛书

〔俄〕普希金 著

磊然 水夫译

村姑小姐

CUNGU XIAOJI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据 А.С.Пушкин,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
В Двух Тмах, Том Второй, (Художествен-
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, Москва 1980)译出。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村姑小姐
Cungu Xiaoji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54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2,200

ISBN 7-02-000288-9/I·289

书号 10019·4263

定价 1.95 元

前 言

俄国诗人普希金 (1799—1837), 不仅是俄国近代诗歌的太阳, 而且是俄国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改革家和奠基人。收入本书的写于 1830 年的《别尔金小说集》(包括《射击》、《暴风雪》、《棺材店老板》、《驿站长》、《村姑小姐》) 和 30 年代初陆续写成的《黑桃皇后》、《上尉的女儿》等, 都是俄国小说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佳作。普希金怀着深刻的人道主义的同情、通过日常生活的画面, 真实而细腻地描写了小人物的欢乐与悲哀(《驿站长》)。他善于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, 在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贵族青年身上, 表现普通而善良的小人物的爱情(《村姑小姐》)。他还能使浪漫主义的惊险情节、不同寻常的境遇和冲突, 为他现实主义地刻画人物服务(《射击》、《暴风雪》)。《黑桃皇后》的简洁、深刻、完整、自然, 简直使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之叫绝: “在普希金的面前我们都是矮子, 我们当中可没有这样的天才! 在他的想象中, 有着什么样的美, 什么样的力量啊! ……”而把一个俄国历史上曾经叱咤一时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

夫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《上尉的女儿》，则更显示了普希金的小说家的天才。

以上这些作品，对我国中年以上的读者来说，可能并不陌生；但是真正好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的。每读一次，总有一次新的感受，总会得到些新的启示。而对初次接触这些作品的年轻读者来说，它们将展示一个新的艺术的世界，供其欣赏，并从中取得教益。基于这样的原因，也为了阅读的方便，我们特将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，以小开本的形式，奉献给读者。

《村姑小姐》是其中一篇的名字，听来响亮别致，我们用它作了书名。

编者

目 次

前言	1
射击	1
暴风雪	19
棺材店老板	37
驿站长	47
村姑小姐	63
黑桃皇后	90
上尉的女儿	129

射 击

我们射击了。

——巴拉登斯基①

我发誓要按决斗的权利打死他
(他还欠我一枪)。

——《露宿之夜》②

—

我们驻扎在* * *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人人知道的。早上操练,练骑马,午饭在团长那里或是在犹太人开的小饭铺里吃;晚上喝潘趣酒③和打牌。在* * *镇,没有一个好客的人家,没有一个待嫁的姑娘,我们互相串门,在那里,除了自己的军服,什么

① 巴拉登斯基(1800—1844),俄国诗人,引诗摘自他的长诗《舞会》。

② 俄国作家别斯土热夫-马尔林斯基(1797—1837)的小说。

③ 用沸糖水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的混合饮料。

也看不到。

只有一个人，不是军人，却属于我们这一伙。他大约三十五岁光景，因此我们把他算作老头儿。他经验丰富，使我们甘拜下风，再加上他一向性情阴郁，脾气急躁，说话尖刻，这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更有着强烈的影响。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他的命运。他好象是俄国人，却取了个外国名字。以前他做过骠骑兵，甚至还很得意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退职住到这个贫苦的小镇上来；他在这里过着清苦而又阔绰的生活：他出入总是步行，穿一件敝旧的黑色常礼服，可是却让我们全团的军官可以随便到他家吃喝。他家的饭菜虽说只有两三道，由一个退伍兵士烹调，但是香槟酒却象河水似地流着。他的境况和他的收入都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敢向他动问。他有一些藏书，大部分是军事的，还有些小说。他乐意把书借给人看，从不讨还，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不归还。他主要的锻炼是用手枪射击。他室内的四壁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，象蜂窝。他收藏的大量手枪是他居住的简陋的土坯小屋里唯一的奢侈品。他的枪法之高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如果他提出要射下什么人军帽上的一只梨，我们团里无论谁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给他做靶子。我们中间常常谈到决斗，西尔维奥（我这样称呼他）从不插嘴。如果问他有没有决斗过，他冷冷地回答说有过，但是不肯

细说。看得出，他不愿意听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猜想，由于他那可怕的枪法，大概有一个不幸的牺牲者使他感到内疚。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怀疑过，他心里竟会有类似懦怯的念头。有些人，单是他们的外貌就会摒除这样的怀疑。有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十分惊讶。

有一次，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里吃饭。我们照常喝酒，就是说，喝得非常之多。饭后我们劝主人做庄跟我们打牌。他推辞了好一会，因为他几乎从不玩牌。最后他吩咐拿牌来，把五十个金币倒在桌上，坐下来发牌。我们围着他坐下，牌局就开始了。西尔维奥有个习惯，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，从不跟人争辩，也不解释。如果对手算错了账，他就立时或是把没有付够的数目付清，或是将多算的记下。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形，也就听他照自己的方法处理。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新近调来的军官，也在这里玩牌。他心不在焉地多折了一只牌角^①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，照他的习惯把数目改正。那军官以为他弄错了，就来解释。西尔维奥默默地继续发牌。军官发火了，拿起刷子擦掉他认为记错的数字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又记上。喝酒、打牌加上同事们的汕

① 赌博时把纸牌折起一角，表示赌注加倍或赌注的四分之一，由双方商定。

笑激怒了那军官，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，怒不可遏地抓起桌上的铜蜡台朝西尔维奥扔过去，西尔维奥幸亏闪得快，没有被打中。我们感到很难为情。西尔维奥气得脸色发白、眼睛冒火，他站了起来说：“先生，请您出去，您要感谢上帝，幸亏这是发生在我家里。”

我们对此事的后果毫不怀疑，预料那个新同事准会被打死。那军官说，他侮辱别人愿意负责，听凭庄家先生要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说了就出去了。牌局又继续了几分钟，可是我们觉得主人没有心思打牌，便一个个接着歇手，各自返回宿舍，一边谈到即将留下的空缺^①。

第二天在练马场上，我们已经在询问那可可怜的中尉是否还活着，不料他本人竟在我们当中出现了。我们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。他回答说，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一点消息。我们听了感到奇怪。我们去找西尔维奥，看到他正在院子里把一粒粒子弹打进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纸牌“爱司”。他照常接待我们，关于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三天过去了，中尉仍旧活着。我们惊奇地问：难道西尔维奥不打算决斗了？西尔维奥是没有决斗。他满足于轻描淡写的解释，就和解了。

^① 指新同事被打死后留下的空缺。

在青年人的心目中，这件事大大有损于他的声誉。青年人一向把勇敢看做人类无上的品德，有了勇敢，不论什么缺点都可以宽恕，缺乏勇气最得不到青年人的谅解。然而，渐渐地一切都被淡忘了，西尔维奥又恢复了他以前的影响。

唯有我，却再也不能跟他接近了。我天生赋有浪漫主义的想象，在这以前，对这个生活是个谜，在我心目中好象是一部神秘小说里的主人公的人，我是十分倾倒的。他喜欢我，至少，唯有对我他不用他惯常的、尖刻恶毒的语言，而且直率地、非常愉快地跟我无话不谈。但是，自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，我认为他的名誉蒙受了污点，并且由于他本身的过错而洗不清。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际，使我无法象以前那样对待他，我不好意思向他注视。以西尔维奥的聪明和老练，决不会看不出这种情形，猜不出其中的原因。这似乎使他很苦恼；至少，我发觉有一两次他想跟我解释。但是我躲避这种机会，西尔维奥也就断了这个念头。从此，我只是和同事们在一块的时候才和他见面，我们以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中止了。

漫不经心的首都居民，对于乡镇居民非常了解的许多心情，是无法理解的。譬如象等待邮件到来的日子：每逢星期二、五，我们团部的办公室都挤满了军官；有的等钱，有的等信。信件总是当场拆开，大

家报告消息，办公室里就呈现出一幅十分活泼生动的景象。西尔维奥的信件都寄到我们团里，所以他照例也在这里。有一次，他收到一个邮件，他迫不及待地撕去漆印。他匆匆地读着信，他的眼睛闪烁发光了。军官们只顾看自己的信，一点没有觉察。“诸位，”西尔维奥对他们说，“我有要紧事必须立刻离开，今天夜里就走，希望你们不要拒绝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吃饭。我盼望您也来，”他对着我接下去说，“盼望您一定来。”他说了这话，就匆匆地出去了。我们约好在西尔维奥家里会齐，便分手了。

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，看到差不多全团的军官都到了。他的行李都已经摒挡就绪，只剩下光秃的、满是弹孔的四壁。我们在桌旁就坐，主人的兴致非常高，他的快活感染了我们，大伙很快都快乐起来，瓶塞时刻啪啪地响着，玻璃杯泛着泡沫，不断发出啞啞的声音，我们以满腔的热忱祝上路的人一路平安，诸事如意。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。在各自去取帽子的时候，西尔维奥跟大伙告别，就在我准备要走的那一刻，他拉住我的手，让我留下。“我要跟您谈谈，”他低声说。我留下了。

客人都走了，剩下我们俩面对面地坐下，默默地抽起烟斗。西尔维奥心事重重，他那突发的快活已经影踪全无。苍白阴郁的脸色，闪烁的双目和从嘴

里喷出来的浓烟，使他活象个魔鬼。过了几分钟，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。

“也许，我们从此不会见面了，”他对我说。“分别之前，我想跟您解释一下。您可能注意到，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，但是我喜欢您，我觉得，如果我在心里留下一个不正确的印象，我会很痛苦。”

他停止了，开始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，我垂下眼睛，没有作声。

“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怎么不找那个发酒疯的P跟他决斗。您会同意，我有权挑选武器，他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，而我却几乎毫无危险。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涵养说成是宽宏大量，可是我不愿意撒谎。如果我可以惩罚P而不使自己的性命遭到丝毫的危险，我是决不会饶他的。”

我惊奇地望着西尔维奥。这样的自白把我完全弄糊涂了。西尔维奥接着说：

“正是这样：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死。六年前我被人打了一记耳光，我的仇人还活着。”

我的好奇心被大大地激发起来。“您没有跟他决斗？”我问道。“大概是形势使你们分开了吧？”

“我跟他决斗过，”西尔维奥回答说。“这就是我们决斗的纪念品。”

西尔维奥站起身来，从帽匣里取出一顶有金流苏和镶金边的红帽子（法国人称做 *bonnet de*

police^①的那种帽子)；他把帽子戴上，帽子在额头上
上面一俄寸^②的地方被射了一个洞。

“您知道，”西尔维奥接着说，“我曾在***驃
骑兵团里供职。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：我一向逞强好
胜，而且我从小心里就有这么一股劲。在我们那时
候，打架捣乱是时髦的：我是军队里天字第一号的捣
乱鬼。我们以酗酒为骄傲：我的酒量压倒了丹尼斯·
达维多夫^③写诗赞美过的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^④。
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司空见惯的：凡是决斗我都有份，
不是做证人就是当事人。同事们崇拜我，不时调换
的团长们把我看做少不了的祸害。

“我正心安理得地(或是不安地)享受我的荣誉
的时候，我们团里派来了一个门第显赫而富有的青
年人(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)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
出色的幸运儿！您想象一下，他年轻、聪明、英俊、疯
狂似地快乐、不顾性命的勇敢，赫赫有名，多得不计
其数和永远用不完的钱财，他在我们当中会产生什

① 法语：警帽。

② 1 俄寸合 4.4 厘米。

③ 达维多夫(1784—1839)，俄国诗人，1812 年卫国战争中游击
运动领导人之一。

④ 布尔佐夫(死于 1843 年)，白俄罗斯驃骑兵团中以不知忧虑
闻名的军官，达维多夫的朋友。达维多夫在诗歌《驃骑兵的
酒筵》和《致布尔佐夫》中歌颂了他。

么样的影响，就可想而知了。我那首屈一指的地位动摇了。他惑于我的盛名，想和我交朋友，但是我对他很冷淡，他便毫不惋惜地不理我了。我恨死了他。他在团里和女性社会中获得成功使我灰心绝望。我开始找岔跟他吵架。他用挖苦的俏皮话来回答我的挖苦的俏皮话，我觉得他的话似乎总要比我的更出人意外，更尖刻，当然也比我的逗趣得多：因为他是以玩笑出之，而我是怀着恶意。最后，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里举行的舞会上，我看到他是所有女士的注意目标，特别是以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，我在他耳边说了粗俗的笑话。他大发雷霆，打了我一记耳光。我们都跑去取剑。女士们吓得昏倒了，人们把我们拉开，我们当夜就去决斗。

“在黎明时分，我和我的三个副手站在指定的地点。我怀着难以名状的焦急等待我的对手。春天的太阳出来，热起来了。我远远地看见了他。他是步行来的，军服挂在剑上，由一个副手陪着。我们迎着他走上去。他走近了，手里捧着装满樱桃的军帽。副手们给我们量了十二步的距离。请我先开枪，但是我满腔的毒恨使我激动得厉害，我没有把握能不能打得准；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我让他先开枪。我的对手不同意。大家决定抓阄：第一号被他——永远是幸运的宠儿——抽到了。他瞄准了，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。轮到我了。他的性命终于掌握在我手里

了，我贪婪地注视着他，竭力要捕捉住他脸上哪怕有一丝的惊慌不安的影子。他站在枪口下，从军帽里挑熟透了樱桃吃，边吃边把核子吐到我跟前。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气把我气疯了。我想，既然他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我打死他对我有什么用呢？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。我放下了手枪。‘您现在好象没有功夫想到死，’我对他说，‘您请去用早餐吧，我不愿意打扰您……’‘您一点没有打扰我，’他说，‘您请开枪，不过这是悉听尊便，您的一枪还记在您的名下，我随时准备为您效劳。’我对副手们声称，我现在不打算开枪，决斗就此结束。

“我退了伍，来到这个小镇上。从那时起我没有一天不想到报仇。现在我的时刻到了……”

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摸出早晨接到的信给我看。有人（似乎是他的委托人）从莫斯科写信给他，说某人不久要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正式结婚。

“您会猜得出，”西尔维奥说，“这个某人是谁。我要去莫斯科。我们倒要看看，他在结婚之前，是不是还象以前吃着樱桃迎接死神那样满不在乎！”

西尔维奥这样说着，一边站起身来，把军帽往地上一扔，开始在室内来回走着，好象关在笼中的老虎。我一动不动地听他讲，异样的、互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。

仆人进来通报马准备好了。西尔维奥紧紧握了

我的手，我们吻了一下。他上了马车，车上放着两只箱子，一只放手枪，另一只放他的零用什物。我们再一次告别，马儿便飞快地跑了。

二

几年过去了，家庭状况迫使我蛰居在 H 县一个贫苦的小村里。我虽是在管理产业，暗暗还是不断怀念我以前那无忧无虑的、热闹的生活。对我最困难的是要习惯孤孤单单地度过春天和秋天的夜晚。午饭前的时间我还可以设法打发：跟村长谈谈，到各处去办事或是看看新的机构，但是天刚开始暗下来，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里去好。在橱底下和贮藏室里找出来的那几本书，我都背得出了。女管家基里洛夫娜能够记得起来的故事，也都讲给我听了多次了，村妇们的歌声引起我的愁肠。我开始喝不加糖的露酒，可是喝了就头痛；而且老实说，我怕会变成借酒浇愁的酒徒，也就是说，最不可救药的酒鬼，这种例子我在本县是屡见不鲜的。除了两三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之外，我没有近邻。他们的谈话不外是打呃和唉声叹气，还不如一个人待着的好。

离我四俄里^①的地方，有一个属于 B 伯爵夫人

① 1 俄里等于 1.067 公里。